

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

——从《永乐大典》展览暨成立研究中心说起

□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21年5月31日，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浙江下沙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以“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为题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展览以“大典犹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遂使已湮得再显”“珠还影归惠学林”5个单元讲述这部鸿篇巨帙的前世今生，让公众了解其编纂经过、典籍内涵、版式纸张、聚散离合、辑佚影印、修复保护等内容，全面展示《永乐大典》（后文多省称“大典”）蕴含的丰富而宝贵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在展厅伫立，仿佛经历着一场旷世的穿越，有珠还合浦、大典重聚的心动，有前辈重光大典的艰难，有今世重生的辉煌，令我感慨万千。

一、珠还合浦汇聚，往事历历眼前

展览展出嘉靖副本《永乐大典》原件虽然只有9册，但是却将历经劫难陆续在国家图书馆不同历史时期的聚合经历得以回顾和展示：

1.卷3003—3004“人”字册，1912年翰林院拨付京师图书馆。

1909年8月5日，清学部奏请将内阁大库、翰林院仅存的64册《永乐大典》移送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由于这批书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搬至其家秘藏，手续未能马上办理。1912年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事务，他多次向陆润庠索要，这批书最终于7月16日归于京师图书馆。

2.卷3145—3146“陈”字册，冯公度旧藏，1928年北平北海图书馆经由丰记书局购藏，1929年北海图书馆并入北平图书馆后，则为北平图书馆藏品。

冯恕（1867—1948），字公度，号华农。原籍浙江慈溪，寄籍河北大兴（今属北京）。徐世昌幕僚。清末曾历任海军各职，并倡议成立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入民国后从事文物收藏与鉴赏，曾藏有毛公鼎等青铜重器。冯恕有很深的书法功力，尤以颜体著称，过去京城流传过“无匾不恕”的口碑，大栅栏“张一元茶庄”、西四“同和居饭庄”等牌匾，均为冯恕之笔。1928年，北平北海图书馆从丰记书局购进4册《永乐大典》。历史原因，此4册现分藏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让人心生慨叹。

3.卷623—624“农”字册，为1938年王重民自英国为北平图书馆购入。

王重民（1903—1975），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敦煌学家。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县人。曾从高步瀛、杨树达、陈垣等攻文史。主要工作是在北海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整理古籍和主持编制大型书目、索引。1934年

被派往国外，先后在法、英、德、意、美等国著名图书馆、博物馆，刻意搜求流散于国外的珍贵文献。1947年回国后，任职北平图书馆，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至1952年，代理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馆务。此册正是王重民在国外搜求的成果。

4、卷13506—13507“制”字册，原为1919年叶恭绰购自伦敦，1932年归徐世昌所有，后由徐氏售与顾子刚，1950年由顾子刚捐献北图。

徐世昌（1855—1939），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清光绪进士，授翰林。官至东三省总督、体仁阁大学士。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1918年，被段祺瑞的御用国会“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1922年下台。富藏书，室名有“书髓楼”“退耕堂”“归云楼”等，此册叶恭绰1919年夏购自英国伦敦，1932年后归徐世昌所有。徐世昌书散后，天津古籍书店的雷梦辰从中发现《永乐大典》，转由北平图书馆顾子刚购藏。顾子刚（1899—1984），北京图书馆研究人员，兼任馆办大同书店经理，利用书店盈余购买善本古籍，捐献北平图书馆及后来的北图。1950年3月顾子刚把3册《永乐大典》捐献北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捐献《永乐大典》第一人。

5、卷540—541“颂、溶、蓉、庸”字册，原藏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送还中国后，1951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图。

这批《永乐大典》到馆后举办了一次展览。展览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北图集中收藏。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

6、卷7328“郎”字册，1951年徐伯郊捐赠。

此册钤“诗外谿藏书”印，“诗外谿”为徐伯郊（1913—2002）斋号。藏印中“谿”为“谿”字同音替换。徐伯郊为著名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徐森玉之子。浙江吴兴人。秉承家学，精于书画及古籍版本鉴定。1951年，徐伯郊把此册捐献国家，后拨交北图。

7、卷13450“士”字册，原为德国莱比锡大学从科隆某书店购得，后于1955年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中国，同年拨交北图。

8、卷11127—11128“水”字册，1951年在张元济先生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捐献国家，同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图。

此册钤有“涵芬楼”藏印，为涵芬楼旧藏。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现代著名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这21册中，有4册内容为《水经注》前半部。

9、卷11140—11141“水”字册，1958年由北京大学捐赠。

内容为《水经注》后半部。为李宗侗旧藏。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晚清名臣李鸿藻之孙。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讲师、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等职。李前为祁寯藻旧藏也。李宗侗所藏4册《永乐大典》售予北京大学，1958年北京大学又赠与北图。《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在北图合璧。

9册背后体现了国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华典籍的重视、爱护。而配以60余种70余

册(件)展品,则涵盖了大典编纂所依的《洪武正韵》,记录抄写定额管理的《世经堂集》,1983年王玉良赴山东购买《永乐大典》“门”字一册的出差报告等等。

二、大典历劫重光,前贤贡献铭记

国家图书馆现为《永乐大典》在海内外的最大藏家,得益于几代国图人孜孜不倦的求索。展览上对前辈搜罗、整理、保护的描述,也是浓墨重彩。

(一) 辑佚

《永乐大典》为辑佚的渊藪,曾经所本的七八千种古籍在兵燹火厄中凋零,前辈通过辑佚,旁搜博采,将其再显于世。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校勘学家、目录学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也是国家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光绪二年(1876)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从事编撰校勘十余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曾公遗录》《中兴战功录》《明永乐顺天府志》《明泸州志》等书。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署芸龠、舜龠等,浙江海宁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早年师从吴梅研究词曲,师从王国维习史学、文学、金石、戏曲、目录版本。1928年起在北图任职,支持袁同礼收集《永乐大典》的工作,想方设法搜集国内外现存的《永乐大典》,使馆内藏品数量明显增长。他采用《永乐大典》佚文和前人诗集文集,校辑补遗成《校辑宋金元人词》。20世纪30年代,把《永乐大典》辑佚列入计划,先后辑出《陈了翁年谱》《薛仁贵征辽事略》《元一统志》等珍贵佚书208种。1965年,他将家藏《永乐大典》捐赠北图。

(二) 寻访

国家图书馆先贤对散佚《永乐大典》的寻访已近百年,在世界范围寻访的,袁同礼为第一人,其后前辈们的寻访从来没有停止过。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1929至1948年间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馆长,是世界范围内坚持不懈调查《永乐大典》存世卷目“第一人”。他历时15年,足迹遍及美、英、德、奥等国,对流散国外的《永乐大典》进行调查、收集、复制,至1933年,证实中外公私所藏有349册,基本摸清了海内外所存《永乐大典》的状况,并在任内实现了大多数现存《永乐大典》的影像回归,功绩卓著。袁同礼还先后撰写发表《永乐大典考》等文章,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王重民1934年被派往国外,先后在法、英、德、意、美等国著名图书馆、图书馆,刻意搜求流散于国外的珍贵文献。1938年王重民在英国搜求到卷623—624“农”字册,购归北平图书馆。

(三) 影印

袁同礼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呼吁:藏于国外之各卷亟宜择要影摄,仿今西法影印,无刊刻校勘之劳,时间经济两皆省便,虽属吉光片羽,当亦为嗜古者所同珍。二,国内公私所藏,……应怱怱公布。我国藏书家每以藏有秘本自诩,不愿公之于世,一有错失焚毁,

天壤间遂不复存，其阻碍学术也何限。今宜借出影印，俾不湮没，他日次第刊行，流布海内，固艺林之快事也。国内藏书家，其有意乎。

2002年，国家图书馆举办“《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时，任继愈先生再次呼吁：“现在，四百余册《大典》残本星散于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个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决定依照原书版式规格、纸张装帧，仿真再版，以推动当代学术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造福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大事。这一夙愿的实现尚有赖于全世界《大典》收藏机构、收藏家及有识之士予以合作，大力支持。望世界各地藏书机构、收藏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慨允借用《永乐大典》原书，提供拍照、制版之用，用后归还，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衷心企望海内外热心文化事业，关心人类文明的学术机构和人士，对人类文化遗产作出贡献，必将与《永乐大典》流传后世。我们也相信各民族通过文化合和，消除隔阂，增进共识，建立友谊，促进世界和平，开创美好的未来。”

目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累计仿真影印出版海内外《永乐大典》233册，约占现知总量的56%，包括大陆所藏164册，海外5个国家13个收藏机构的69册，对推动当代学术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起了重大作用。这也是对前贤的告慰。

（四）展示

从1951年至今，《永乐大典》专题展已经至少五次，1951、2002、2013、2018、2021，展览的技术手段越来越高，呈现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缅怀、保护和弘扬的主题一直没变。此次配合9册原件的还有70件善本古籍、普通古籍、拓本、舆图、手稿、档案，这些文献述说着《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年的书籍离散的颠沛流离、保护书籍的艰苦卓绝、寻归书籍的荡气回肠。

古籍馆在2018年元旦组织的“抄永乐大典 迎戊戌新年”的抄书活动，曾经吸引一家三代携手而来，一起体验抄书活动，得到高度关注和普遍好评，曾经捐献一册《永乐大典》的周叔弢先生的文孙周启群先生称之为“有温度的文创”，而原样复制的一页纪念品则触动着柴剑虹先生的浓浓乡情。

（五）传播

《永乐大典》不仅仅是一段陈年往事，还浸透着文化工作者的情感，承载着永不中断的文脉，一代一代传递着。古籍馆年轻馆员们用生动的笔触描述着《永乐大典》的故事，通过蜻蜓FM，用声音传递着，传播着。

三、成立研究中心，续写典籍故事

2020年夏夜，法国的一个小拍卖公司的拍卖引起了中国学人的关注，一夜间，两册《永乐大典》以6700万落锤，走上了回归故土的路，这也引发了更多国人对《永乐大典》的关注。

为全面推进《永乐大典》保护和研究，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5月31日，国家图书馆正式在古籍馆加挂“《永乐大典》研究中心”牌子，旨在联系团结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进一步对《永乐大典》开展保存保护、学术研究、宣传推广等工作，保护利用好这部旷世宏编，让其中蕴含的文化传播更广，以取得更丰富的成果，续写前辈们的古籍故事。

伫立在内容丰富、朱墨灿然、温润古雅、版式精美、开本宏大的《永乐大典》前，感叹着她离散飘零的命运，回味着她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的历史，重温近代以来中华古籍保护的缩影，规划着下一步的研究利用，心中是温暖和感动，也是坚定和执着。“中心”挂牌以来，我们完成了《清末以来（1908—2021）〈永乐大典〉研究综述》，有了十万字《〈永乐大典〉研究论著目录摘要》，对前人的工作进行梳理，对未来的工作进行规划，新一代国图人承担起了《永乐大典》进一步保护、研究、传承的使命，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向先辈、向世人报告。



《永乐大典》展览互动视频